

大数据时代爱国主义教育传播“微”检视

□ 徐瑾 石娟

摘要:大数据建构了爱国主义教育传播方式的“微型化”环境,即大数据促进爱国主义教育传播的微趋向,传播载体向小巧化发展,信息传播向简短化发展,信息受众向精分化发展,传播结构向扁平化发展。大数据时代爱国主义教育传播的微转向要求教育者树立大数据思维、优化大数据处理、整合大数据价值、紧随大数据趋势,不断提升爱国主义教育的质量与效率。

关键词:爱国主义教育;大数据;传播;异化

作者简介:徐瑾,苏州科技大学教育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高等教育管理、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江苏苏州 215000);石娟,复旦大学中文系博士,上海大学文学院教授,研究方向为中国现代文学与传媒。(上海 200444)

DOI:10.19865/j.cnki.xxdj.2020.24.004

中图分类号:D64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5968(2020)12-0017-03

爱国主义教育是中华民族的民族心、民族魂,是中华民族最重要的精神财富,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维护民族独立和民族尊严的强大精神动力。而随着时代发展,爱国主义教育也必须要运用新媒体和大数据手段。习近平总书记在就中华民族爱国主义精神的历史形成和发展进行第二十九次集体学习时指出:“运用艺术形式和新媒体,以理服人、以文化人、以情感人,生动传播爱国主义精神,唱响爱国主义主旋律,让爱国主义成为每一个中国人的坚定信念和精神依靠。”而在新媒体传播载体、途径、内容、形式等“微型化”的大趋势下,引入大数据技术,有利于提高爱国主义教育的精准性和前瞻性,促进爱国主义教育的方法变革,进而大幅度提高爱国主义教育的质量与效率。

一、大数据时代爱国主义教育传播方式的“微型化”

1. 爱国主义教育传播载体向小巧化发展。大数据快速增长的一个重要原因即在于数据产生和传播的便捷性,其背后是携带更方便、信息发布更便捷的载体微型化。现代的智能手机全面普及化,与人的行动高度“合体”,所承载的功能与作用与PC端并无差别。《中国移动互联网发展报告(2019)》显示,我国移动互联网基础设施不断完善,移动互联网流量消费持续高涨,移动智能终端形态更加丰富,移动应用数量和下载量同步增长,除了腾讯、微博等分别主导的熟人社交、陌生人社交外,抖音、快手等以其“短

视频+算法推送+移动社交”模式也为爱国主义教育开辟了一条发展“新赛道”。人民日报、中央电视台、新华社等国家级爱国主义教育载体均在微信、抖音、西瓜视频等新媒体阵地拥有官方发布渠道,民众可以通过这些渠道快速了解党和国家发展的最新动态和权威声音。微型终端与人的“捆绑”和其便捷高效性,打破了传统爱国主义教育的时空局限、受众局限,各个层次的人群只要承载相关APP或官方发布渠道,即可以即时接收爱国主义教育的相关信息,并参与这些信息的讨论,这表明,“迷你化”的爱国主义教育载体已经成为新型的教育“空间站”和“广播站”。

2. 爱国主义教育信息传播向简短化发展。大数据时代,爱国主义教育信息的发布与流转由于传播载体的进一步迷你化和分散化,广大信息接收者更倾向于简短化、碎片化的阅读,且信息的解读和阐释趋向于多元化、个体化,“沉默的螺旋”进一步被弱化,传统传播“点一面”转换为了“点一点”。当海量数据涌现在受众面前时,人们更愿意用有限的时间点击、阅读、分享精细化、简短化的数据,且最好是视频或带有大量动态表情及互动性强的信息,而对于比较冗长的信息往往难以激起阅读兴趣,容易被自动过滤。而且,大数据时代人们的阅读方式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在信息超载和高速流动的状态下,快速更迭的信息保持“微言微语”和短小精悍才能高效地抓住民众的“眼球”和注意力,才能更多地被受众所

青睐。爱国主义教育的信息传播和流通,必须顺应当前人们简短化的阅读习惯和传播趋势,在内容架构、形式设计、版式设计等方面突出新意、力求简短,要结合具体内容,将文字、图片、动图、表情、视频等结构性数据、非结构性数据融合呈现,增强内容表现形式的吸引力和视觉享受,做到既能够将爱国主义教育所要表达的观点阐述清楚,又能够使受众乐于阅读与分享。

3. 爱国主义教育信息受众向精确化发展。大数据时代爱国主义教育信息的产生、发布与传播带有一定的散乱性,而且信息接收者受教育经历、年龄结构、工作性质、从事行业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对于相关信息的响应、关注和兴趣存在着一定的差异性,这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爱国主义教育信息在传播进程中的准确度和信息损耗度。大数据所具有的技术能够相对精准地对信息受众进行精确分析,并将受众的关注偏好、阅读习惯等传递给信息发布机构,有利于提高爱国主义教育信息制作与传播的精确性。爱国主义教育者必须要高度重视大数据的这种精准分析能力,在进行信息发布前,要精准界定受众,依据大数据所得到的信息有针对性地对爱国主义教育内容进行设计和模拟传播预判,以提高爱国主义教育信息传播的有效性。而教育对象则依据自身的需求与兴趣,有选择地接收信息,并通过多种途径的线上互动向教育者表达观点,让教育者获取更深层的爱国主义教育诉求。

4. 爱国主义教育传播结构向扁平化发展。媒体传播技术的高速发展,使得新闻传播日趋全媒体化、多介质呈现,大大提升了受众接受信息的自主性和自由度。移动阅读的即时性、互动性、联通性、便携性等优点,进一步突破了传播扁平化的时空限制,使得传统爱国主义教育需要通过层层审核与权威拍板的科层制结构转向扁平网络结构,尤其是在二次及以上传播进程中,信息的扁平化趋势更加明显,传播进程中教育者的权威下移,受教育的呼声增大,两者之间的地位不断靠拢,情感平衡不断接合。爱国主义教育信息的产生、发布、传播及在此过程中的不断流转都是趋于扁平化的,每个信息接收者都不是传播的“终点站”,而可能仅仅是“驿站”,信息往往是被扩散式无限散布出去,每一个传播节点都会产生不同的效应,且由于信息内容在传播过程中不断演化或被丰富,信息所承载的爱国主义教育内容的内涵和外延也会被放大,所有参与传播的个体实际上不仅仅是爱国主义教育内容的“接收者”“观察者”,一定程

度上也成了“生产者”“编辑者”,在对信息认同与内化的基础上,通过二次传播促进了信息“发酵”,使爱国主义教育的传播变得更加平民化、高效化。

二、应用大数据提高爱国主义教育传播的精准性

1. 爱国主义教育传播要树立大数据思维。大数据时代,爱国主义教育微传播的路径由于受信息碎片化、精准化与细分化的影响,教育对象很容易形成固定阅读习惯与挑拣阅读心理,往往只关注与自我兴趣有关的信息,而忽略其他信息。而且,在自我建构的“阅读圈”里,受众容易被有关信息引导,不断放大信息的承载含义,不利于科学、全面、理性地对爱国主义教育内容进行判断与分析。要破除这一弊端,要求爱国主义教育者树立相关的思维。其一,要有模糊性思维。大数据的确能够为爱国主义教育者提供相对精准的基础数据,但毕竟这些数据的获取与分析只是一种“应然”的数据结果,而爱国主义教育所面向的对象是一个个鲜活的个体,是具有思考能力和辨别能力的人。爱国主义教育在实施过程中可以借助大数据手段,但绝不能完全依靠大数据,教育者在应用过程中要有一定的模糊性思维,更多的是从爱国主义教育的一般规律及传播规律的视角出发,有的放矢地开展。其二,要有全面性思维。爱国主义教育者在利用大数据时,要有全面性思维和系统性思维,在尽可能多地收集与受教育者直接或间接相关的全面数据的基础上,深入而全面地分析这些数据背后所蕴藏的受教育者的阅读习惯、价值倾向、关注热点等内容,从而有针对性地进行爱国主义教育项目与作品,提高教育的精准性。其三,要有开放性思维。在大数据环境中,爱国主义教育者要充分尊重数据传播进程中的规律性特点,要用包容的心态正确看待爱国主义教育内容在传播过程中可能存在的形式变化和内容的延伸,尽量避免采取“围追堵截”“一删了之”的方式去应对,以防引起更大的舆论发酵,在不触碰底线的前提下,尽量采用权威解释、有效疏导的方式。

2. 爱国主义教育传播要优化大数据处理。大数据时代,人们利用微信、微博、微视等各种媒介上传、转发的各种文本、图片、视频等信息,既有有效信息,也有海量的广告、谣言、传言等垃圾信息。微媒体环境也早已脱离了传统媒体统一配置、逻辑严谨、观点明确的“官方大餐”,而是变成了丰富多样、良莠混杂、观点各异的“自助餐”。爱国主义教育者要在传播过程中跨越“信息鸿沟”,剔除无用信息,不断扩

大有效爱国主义教育信息的“领地”。其一,数据的获取要真实。爱国主义教育大数据的储存大部分集中于政府相关职能部门、新媒体公司及有关网络信息机构,教育者要强化与这些机构及组织的合作与沟通,以获取真实而有效的数据,从而为后续的数据分析与内容精准投放奠定基础。其二,数据的筛选要科学。爱国主义教育者在面临海量数据时,限于时间精力及爱国主义教育内容的要求,必须要有“火眼金睛”,要通过一定的计量方法与数据工具,从数据海洋中筛选出对于爱国主义教育有用的数据与信息,并强化鉴别数据所蕴含的真实价值,提升数据的利用效率。其三,数据的利用要合理。爱国主义教育者利用大数据的终极目的在于通过数据分析预测爱国主义教育各个层面的发展趋势与可能,从而为制订有针对性的政策和制度寻找依据。因此,爱国主义教育相关大数据的生成及利用,要强化透明性,可以通过微媒体、问卷调查等方式合理地向受教育者解释数据来源和去向,增强爱国主义教育过程中对大数据运用的认同度。

3. 爱国主义教育传播要整合大数据价值。爱国主义教育在大数据时代的内蕴与价值带有较大的隐蔽性与遮蔽性,其不会以“公示”的方式呈现,而只会以“潜藏”的方式存在,需要爱国主义教育者在数据传播过程中时刻关注、及时抓住,更需要其从海量的“信息碎片”中发现数据价值和数据潜能,并通过有效技术处理将其转化为可传播的内容,从而被受教育者接收、阅读与内化。其一,数据获取要合理合法并保障质量。爱国主义教育者要依据有关大数据的法律法规进行数据的采集与获取,随着我国大数据的发展,相关的法律法规体系也在不断健全,规避数据风险和漏洞的技术也在不断提升。近年来国家先后出台了《信息安全技术 大数据服务安全能力要求》《信息安全技术 大数据安全管理指南》《信息安全技术 数据交易服务安全要求》等一系列法律法规,爱国主义教育者必须要遵循具体条款的要求,以保障数据获取的质量。其二,数据关联要有理有据并保障逻辑。发现大数据时代发展趋势与价值的著名数据科学家维克托·迈尔·舍恩伯格指出:大数据照相机的优点、力量所在,正是可以让数据说话,把互不关联的数据结合起来。通过分析这些数据间的关系和关联,你可以找出一个事件的因果关系。^[1]爱国主义教育者要能够从纷繁复杂的大数据中发现数据之间的逻辑关系和内在关联,在揭示数据本质的过程中发现其所蕴藏的爱国主义教育相关

要素,并在教育过程中利用好这些要素。其三,数据整合要融会贯通并保障效能。大数据环境中爱国主义教育传播的微转型是时代发展使然,也是教育者顺应现代媒体技术发展和新的传播形态的要求,但这并不代表要完全抛弃传统的爱国主义教育方式方法和途径,毕竟受教育者的工作生活环境及成长过程并不是始终被新技术、新媒体所覆盖的,爱国主义教育过程中也要对传统的教育模式进行融合式发展,从而建构比较全面的爱国主义教育体系。

4. 爱国主义教育传播要紧随大数据趋势。爱国主义教育要强力借助大数据发展每一时间节点的特点和优势,大力提升爱国主义教育的质量和效能。其一,建立全面系统的爱国主义教育大数据治理体系。爱国主义教育的大数据运用,也必须要有相应的治理体系,其重点在于大数据法律法规体系的建立、数据共享与开放规则的制订、技术要点及数据流通的规范等,要使得爱国主义教育在应用大数据过程中,权责清晰、边界明确、风险可控,逐步构建物理分散、逻辑统一、管控可信、标准一致的爱国主义教育资源共享交换体系。其二,构建自主可控的爱国主义教育大数据生态。爱国主义教育在利用大数据过程中,要积极应对软件开源和硬件开放的大趋势,要掌握大数据应用的话语权,防止数据向外流失或被滥用,既要积极打造自主可控的爱国主义教育开源数据生态,又要提升对数据应用的理解、掌握和改进能力。其三,筹划布局爱国主义教育数据共享机制。爱国主义教育既是全国一盘棋,又有着各地、各群体的特殊性安排,因此,在爱国主义教育数据应用的宏观视野中,既要强化全国爱国主义教育数据的共享、交流与合作,又要强化同类型、同层次爱国主义教育数据的并用和共享,以不断提高数据的应用效率和工作效率。

参考文献:

- [1] 信海光. 大数据时代的颠覆与创新——对话舍恩伯格[J]. 清华管理评论, 2013, (2).

责任编辑 周玉婷 谭江林